



江花

综合

09

洁白的棉花

■ 文/张良国

棉花，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，纺织工业的重要原料，主要用于制作衣被。现在化学工业发达，化学纤维占到衣着类用料大头，棉花在老百姓生活中的地位远不如以往重要。

棉花原产于印度和西亚，南北朝之前就传入我国，但主要在新疆地区。古代老百姓主要穿麻织物，贵族及有钱人穿丝织物。麻织物很硬，需要人把衣料弄柔软。李白有诗云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”，讲的是有人要上前线去，前线将士的家人请他们带去寒衣，衣服制作前必须把衣料放在石砧上用棒槌捶击，使衣料绵软以便裁缝。由于时间紧急，妇女们乘着月光，连夜干活，好让他们亲人穿上柔软并合身的衣服。到宋末元初，棉花种植才在中原地区普及，棉花才真正“衣被天下”。我们小学时学过的黄道婆，就是元代的女发明家，她改进了纺织机械，提高了纺纱织布的效率和质量，是工业化之前最先进的纺织机械。她成功的前提就是棉花种植的普及。

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，棉花列入国家统购统销物资的范围，种植由国家下达指令，种出来由供销社统一收购，国家计划调拨，制成品由国营商业部门统一销售。老百姓要做衣服，必须持国家发的布票到布店购买布料，要添置被子，必须拿棉絮票到指定商店购买棉花。那时候，谁家生了小孩，都会

凭出生证明去商业部门领取补助布票，然后这个小孩同时列入每年相关票据的发放计划中。谁家有人结婚，必须凭结婚证到商业部门领取补助的棉絮票，因为新人要添置被子。

现在棉花早就不是老百姓关注的紧俏物资了。不过，近年来棉花一词又上了热搜，引人关注，是由于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出于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，不断挑起事端。他们无视中国新疆地区民族团结、经济发展、民生改善的现实，勾结少数新疆分裂主义分子，炮制出中国新疆存在“种族灭绝”和“强迫劳动”的谎言，又根据这个谎言制定了若干针对新疆出口产品进行限制的措施，意图打压新疆乃至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。而新疆，就是中国优质长绒棉的主要种植地区，我们国家出口的含棉制品大都采用新疆长绒棉为原料。就这样，本来洁白的新疆棉花被抹黑了。

为了澄清事实，中国邀请了数十个国家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前去新疆参访，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，西方国家的谎言是站不住脚的。但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自己不去，也听不进参观过新疆的人士对新疆真实情况的介绍。他们死死抱住自己炮制的谎言不放。

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可以炮制谎言，但并不能阻止中国崛起的脚步。新疆的棉花是洁白的，靠谎言并不能将它抹黑。



■ 文/祝诚

套数【双调】新水令(续一)
无名氏

【落梅风】姨夫闹，咱便烧，君子不夺人之好。他揽定磨杆儿夸俏，推不动磨杆上自吊。

【步步娇】积趸下三十两通行鸦青钞，买取个大笠子粗麻罩。妆甚腰，眼落处和他契丹交。虽是不风骚，不到得着圈套。

上曲说：“枉徒劳，供钱买笑教人笑。”一般戒嫖劝善的散曲，也就告诫到此为止了。但本套作者可不是矮子看戏随人笑，而是用他的一支笔，对双渐、黄诏的争夺苏卿再加调侃：“姨夫闹，咱便烧”。“姨夫”，北人以两男共狎一女之谓。这里指双、黄。说他俩“闹”着抢人，“咱”便拱火浇油，让这场战火“烧”得更旺。但他有一信条：“君子不夺人之好”。据此评判，黄诏虽曾为苏卿“盖下丽春园”，但是小卿并不领情；倒是双苏两情相悦，一双两好，故应同情。作者的倾向便很豁然了。可是，现状却不容乐观：只见黄诏“他揽定磨杆儿夸俏”，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。“磨杆儿”，旧时风月场所用喻。“杆”指男阴；“磨”指女阴。元曲中称妓女为“千斤(金)磨”，称嫖客为“磨杆儿”。此句是说黄诏“揽定”苏卿夸俏。而双渐“推不动磨”，只好“杆上自吊”。“推磨”，是形容嫖客供妓女使唤，好像驴子推磨一样。如此一来，双渐自然心有不甘。

那该怎么办？且看双渐：他“积趸下三十两通行鸦青钞，买取个大笠子粗麻罩”。“鸦青钞”，元代流通纸币，因用鸦青纸印制，故称。“大笠子”，即宽大的箬笠。“粗麻罩”，指大箬笠外再加上一个粗麻做的罩子。双渐就这样将自己伪装起来。对此，作者立马嘲笑道：“妆甚腰，眼落处和他契丹交。”“妆甚腰”，即装什么。“眼落处”，即目光所及处。指双渐一旦见到黄诏后便认怂。“和他契丹交”，意指双渐就像当年两宋与契丹(辽)交往，卑躬屈膝，输贡纳币，俯首称臣，苟且偷安。作者这样写，表明他并不赞同双渐这样做。但如此，“虽是不风骚，不到得着圈套。”意谓如此虽不能再与苏卿卿卿我我了，但也不会再陷入妓院的“圈套”中。总之，这是一个以退为进、暂且止损的权宜之计。至于何时转守为攻、反败为胜，就只能等待时机与命运了。

相较同类作品，这两曲有两点独创之处：一是作者笔下的“双郎”虽不正面、阳光，更不高大上。但是，这个“大笠子粗麻罩”的形象，却非常鲜活生动，他形象地揭示了元代一般文士的怯懦。而这倒是真实地反映了元代文士的本质。二是作者与自己笔下塑造的这个“双郎”形象“面对面”直接对话，以此表达作者的批判态度。这样写，形象更鲜活，而戏谑也更深刻，展示了艺术的独创性。

如此说来，该作品非大手笔莫属。加之版本依据，我们从作品层面来推断，说作者是关汉卿就又推进了一步。

清明祭祖感怀

■ 文/施俊兰

据说，清明节扫墓来源于晋文公重耳祭介子推，当前与端午、中秋、春节并称我国四大传统节日。

纪念故去的人，中国人的表达有很多的方式，有写文章的、有写诗词的、有写挽联的，当然更多的是到先人下葬的坟前祭祀。纪念的文章很多，《纪念白求恩》《纪念刘和珍君》，至今读来都能感受到那份悼念的隽永；诗词有那么两句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曾经激励无数少年奋发向上；张伯驹先生写给陈毅元帅的挽联更是承载了对故人浓浓的情谊。

警察是个特殊的团体，他们给予家庭的时间相对较少，当然警察也是有故土的，他们和所有的中华民族子孙一样，也有着自己的家族情怀，也会缅怀故去亲人。但，如果为了辖区平安，为了万家灯火，我想九泉之下的亲人一定能够理解今年不能回去祭祀。

踏莎行·癸卯清明

咫尺江山，
寒庭难返。
负郭家庙窗惊梦。
烟径掠花月照陇，
清明时节雨可消。

碑前灯火，
春山廖雁。
纵横天下别路远。
独托吴钩诗书帐，
谷阳大道意寂寥。

知2023年清明假期有限，余思念故去亲人，夜不能寐，然因使命在身，不得前往老家祭祖。于晨间得词几句，聊以慰藉。

给母亲扫墓

■ 文/马健

扫墓，谓之对祖先的“思时之敬”。自从母亲前年去世，有时候不回家过年，可每到清明节，不管多忙，我都要准备好一些祭品，赶回乡给母亲扫墓。这仿佛成了我的一种惯例。

正是春光明媚、草木吐绿的清明时节，而给母亲扫墓却注定是一个伤感、悲伤的日子。昔日朝夕相处的敬爱之人已离我远去，那份痛苦与无奈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弥补的。思念给风和日暖、草青柳绿的春天带来一些淡淡的哀愁。

拎着烧鸡、鸭蛋、香烛等祭品，我走在去墓地的路上。墓地以前是分散在各家的领地里，或田边郊外，或江边密林。清明时节祭拜扫墓，也就在各自的墓地里进行。而现在不同了，每到清明节，人们都往同一个方向集合。

还没到墓地，远远地就看见冲天的烟雾，像是山林大火在燃烧。好不容易上了山，到处都是焚烧纸钱的气味，呛得眼泪直流，叫人窒息，在烟雾中到处找寻母亲的坟墓。母亲的坟墓在一片竹林之中，只堆了一个小小的坟头，在两根高压线交会处，两颗松柏树边。一块小小的墓碑，字迹经过大自然的磨损已经变得稍许模糊。

放下祭品，开始动手扫墓。我用随身带的镰刀把母亲坟墓上的杂草铲净，然后修整坟墓，再在墓顶盖上草皮一块，上面压旋成碟形的纸钱一沓，接着插上香烛，摆列祭品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我叩头礼拜，祈求母亲保佑儿孙幸福，参拜三轮，口中默念祝福之类吉祥话语，再撕下烧鸡的下巴和祭品中的上品，另放一碗，此名曰“挂盏”，意思是让母亲把全部祭品接受下来享用；紧接着把鸭蛋蛋壳，切为两半，将壳捏碎遍洒祭坛；最后再焚烧纸钱，用酒往纸钱堆上浇上一圈；祭扫完毕，按照俗例，再在墓地削下一些蔗皮，以取青绿生机之意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耳畔想起震耳的鞭炮声，此起彼伏，连绵不断。那是大户人家为他们先人扫墓的纪念方式。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与提高，人们对于生死观也发生了变化，能够顺其自然，面对现实。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。我站在母亲的墓前，深深地缅怀着我那最敬爱的亲人，感慨万分。清明节为亲人扫墓，清除杂污，明净心志，才是纪念先人的真意。

编辑 卢伟庆

版式 胡骏

校对 山水